仁宗朝

明宗朝 上

輯要 六

朝野輯要卷之六

仁宗榮靖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大王諱峼　中宗第一男正德乙亥二月二十五日　誕降于景福宮庚辰封　世子甲辰十一月二十日即位于昌慶宮明政殿乙巳七月一日　昇遐于景福宮清讌樓在位八朔壽三十一　皇明賜謚榮靖○孝陵高陽禧陵西岡艮坐

妃孝順恭懿仁聖王后朴氏籍羅州僉樞贈領相錦城府院君墉女正德甲戌　誕降嘉靖甲申封　世子嬪甲辰封王妃明宗丁未　上尊号恭懿萬曆丁丑十一月二十九日　昇遐于景福宮壽六十四無育○孝陵大王陵同原

甲辰十一月二十日 上即位初章敬以乙巳二月二十六
日誕上而三月二日昇遐臨薨啓于 中廟曰上年娠此
兒時夢神人自天授一佳兒語以明年三月當生人世須名
以億命愼毋忘也覺而異之即操筆以識億命二字某閣内
第幾窓願 上察之言訖而賓天 中廟親往審字畫宛然
故小名以此己卯 中廟御思政殿 上方爲元子補養官
南衮趙光祖入侍 上方五歲以絳紗直領玉帶黑靴端拱
對案嶷然如老成人讀小學如流聲音仁厚史官竊視之
天顔喜容不裁庚辰封 世子時年六歲甲辰 中廟疾漸
晝夜侍疾粥飮都廢形瘠面黑左右無不泣下及 昇遐啓

髮跣足仆于庭下水漿不入口大臣以遺命奉國寶權署号
哭不受至則輒哭在途莫不摧痛旣葬猶不離衰次遂日問
安昌德宮 文定所處 文定衰服抱大君明宗終日伏庭而
泣曰吾母子命懸於大王顧丐生爲 上相對痛哭曰生不
如死以此疾轉篤終至大漸○冲庵集曰尹任托以保護
東宮結安老〻〻敗後尹元衡宣言任謀危 中壼以及大
君 文定疑惧 中廟亦憂之未幾昇遐 仁廟嗣位奉
慈殿極其孝 慈殿猶疑惡任至謂寡女弱子終難保全
仁廟俯伏露地慰釋甚至然後稍安然 仁廟由是憂慮成
疾此輩之罪可勝誅哉○六月二十七日雷震慶會樓柱杲

鐵披裂 上聞雷震何處恐 慈殿驚動亟遣內官問安上疾病六月思新栗漢江一栗木成熟進御人皆異之○太學生朴謙等上疏請復趙光祖金淨奇遵等職 上手書答曰爾等居首善地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我 先王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不從有意存焉太學公論所在是非之正自有朝廷爾等言是非則得矣至於定是非〻諸生事也姑退而俟之諸生感泣而退○兩司駁左相洪彥弼逢迎慈殿以大君疾疫可廢 大行王之祭又勸以妖尼出入於殯殿累啓不允答曰累日執論其意有在然不改父之臣古有其語此人居相位今七八年 先王薨逝纔一朔遽請其

戕則忍乖不死其父之義大失待耆旧之道予不忍輕改焉
洪彥弼字子美己卯人洞子 中宗甲子登第官領相
明宗己酉卒謚文僖○燕山時進錮前日言事人子孫公
坐謫珍島反正蒙放明年以甲子覆試赴 殿試己卯將
被重譴賴大臣卞白免累轉拜賛成子暹忤安老等三凶
構幾死公坐罷丁酉入相戊申賜几杖○公家法嚴正子
暹時為判書非着裘衣則不敢謁賓客之來使判書接待
則布衣儉素言貞恭遜初見之人不知為判書々々嘗乘
軺軒公即招嚴責曰吾方居相位汝又判書恒懼盛滿汝
何敢乘軺非一家之福也因使判書乘軺周匝於庭中判

書惶恐不敢復乘輅其謹愼如此暹爲承旨時猶必日課所讀書子婿雖通顯每候門屛悉去呵辟而後進○洪恥翁日錄曰先生於己卯人累欲赦宥洪輒防啓其惡如何哉乙巳被駁不允寔合待元老之道而綸音中自有驚破邪胆者○穌翁日記曰公本懦弱見害必避徒以博覽自負不喜儒者嫉靜庵如仇讐以避嫌（爲靜庵內外兄弟）必沮其伸雪之路然其居家謹簡視貪濁則有間矣○子暹

○稗官雜記曰時有呈○駕前上書訴冤者 上命入作文刑判尹任啓曰自古未有入作文 上曰人君欲親見作文以下其冤訟官違命不入可乎任曰其作文在全羅道 上

命三懸鈴取來纔到而 上疾篤未及覽惜哉人之有究抑
而不〻伸不聽防啓懸鈴取來任之〻而上之斷矣 乙巳七
月初一日 上昇遐是年太白晝見熒惑犯鉤鈐至是上
疾篤頤命傳位於慶原大君親自作書以遺大臣尹仁鏡柳
灌等請承傳教入內則 上尚冠帶將下床未訖而仆王音
瑩在喉曰予無嫡嗣以弟慶原大君入承大統 父王山陵
纔畢予又逝墓制如士大夫喪使民無再勞苦也予未終孝
予死必葬於父母塋域之側以終予志先祖事予宗不忘恐
忝於三年毋改之義姑待後日予疾今不可為也其復趙光
祖金淨官爵復賢良科事捧承傳語已澁微史官不能記蓋

爲民惓惓之意也野言別集曰 仁廟自在 春宮已知己卯諸賢之冤卽位之初非不欲首先復官復科而恐違三年無改之義隱忍不發不幸遘疾乃於奄奄之際特命復官復科大聖人處置千載之下可以嗚咽而賊臣輩指爲尹任等欲収人心之舉欺天欺人孰甚於此 上在位二年宗七閱月深山窮谷莫不悲慕羣民痛哭一聲自發於都城未半日到義州東萊云蘇齋輓詩廟表全心德陵名百行源衣冠函不見社稷欲無言天靳遐年壽人含萬古冤春坊旧僚屬惟有右司存又詩曰三年短制心孅漢五月居廬禮過滕盖記寔也○䳡城雜記曰 仁宗初卽位華使見之語館伴曰甬

王聖人爾國小國不相稱也必不爲久爲爾君爾等宗無禄
也○文定欲以翌月葬臣下莫敢言丁游軒熿以兵郎抗疏
今 擯宮未乾無故渴葬云不報尹絜繼疏曰 大行之臣
惟丁熿一人而已儒生辛百齡等亦疏極論渴喪之非曰翌
日襲五日斂乃古禮也曾在喪初率皆經行此固鑿巾以飯
之餘習也然鑿飯猶可諉也渴葬何也○東閣記曰李芑言
仁宗未踰年君不可用大王之禮以薄於 仁宗爲媚悦之
計未五月而葬用芑渴葬議也 大行葬引日老民三十餘
人痛哭拜送時芑等氣焰方盛人莫敢出聲以哭故史官見
老民之哭悲而記之○仁廟將附廟 世祖當還自上欲於

延恩殿別祔 仁鏡等以爲可大憲安玹大諫李蓂副學周世
鵬等伏閤論 仁廟不祔文昭未安之意不允○西崖集曰
國家於 宗廟之外別立文昭殿於景福宮內爲寢廟以奉
太祖及四親神主此 世宗所定也後 成宗追崇 德宗
而以 德宗 睿宗爲兄弟不可幷入文昭別立延恩殿于
神武門內祀焉乙巳李芑以爲文昭但享四親若 仁廟陞
祔則 世祖當祧而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當祧姑祔
仁廟於延恩以此 仁廟入延恩人心憤惋以芑有薄 仁
廟之意也戊寅 明宗喪畢禮官請與 仁廟同祔文昭李
相浚慶請仍祔 仁廟於延恩獨祔 明宗如乙巳議於是

臺諫侍從群起攻之李相更從羣議然前殿竟不能用琺卓
户叅柳景深立議更鑄祭器使之適中一日　上見床卓器
皿皆減削大怒打破不用○國朝寶鑑曰　宣祖戊寅改修
孝陵初乙巳羣奸以　仁宗為未踰年之君減殺喪禮陵役
多不謹至是命修改〻安石屏等物又曰　上生有異質三
歲讀書已知字義人以為生知在東宮二十五年每日昧爽
問寢視膳退御三時書筵雖祈寒盛暑亦然賓僚講退相慶
曰堯舜復作於東方也一日手札賜官僚薑曰不輟薑食為
其通神明去穢惡也故以是送之官僚相傳為寶玩　上疾
儒醫鄭礦入診宮人欲引出玉手　上不肯出手尹任在傍

揣知 上意揮宮人遠之然後始許診以此益知 上平日
不褻於近習也○芝峯類說曰禧孝二陵間有路自開未嘗生
草又孝陵々上至丁字閣一道成蹊常如践踏此則尤異矣
金麟厚字厚之号河西長城人金慕齋門人少時館製七
夕賦聲名籍甚 中宗庚子科修撰 明宗庚辰卒贈吏
判謚文靖 公六歲客指天為題公請韻以形圓至大又
窮玄浩々空々統地邊覆燾中間容萬物杞人何事恐顛
連趙公元紀觀察湖南公甫八歲致見異之置膝上趙聯
曰信宿完山館梨院之風景公應聲曰留滞豊沛饜梅亭
之月色趙曰兒郎詩筆李杜王羲筆公曰先生處事呂古

延壽群又曰五百年之期已過天必待聖人之興數千載
之河方清地應生命世之傑趙以長城奇童天下文章爲
題以試一道伎生又欲試其氣量使妓抱往敎坊管絃勇
騰服餙眩耀畧不動容趙列書錢穀筆墨以試曰從汝所
欲公援筆書庸童欲陳玄管城子自是名膾人口及長務
窮聖賢之學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陰陽計數律呂尺度禮
樂名物無不通曉嘗恨射者君子事也琴是禁邪者少時
壓於尊不能也〇初仁廟在 東宮河西爲読書恩遇甚
重嘗賜手畫墨竹公詩以詠之 仁廟之賜公之詠豈亦
有意耶乙巳乞養補玉果盖 中廟之末禍幾已兆故色

舉也聞　仁廟賓天或者具告以變故曲折於是驚号涕
泣不復爲仕進計及卒命勿書壬果以後官爵公棄官故
稱蹇濕不出戶庭　明廟以校理召登途載數石酒沿路
村店有竹有花輒下馬引酌如是十餘日所行幾數日程
酒盡稱疾不行終其身不仕蓋有至痛而爲難言也○公
每春夏交節悒〻不樂遠值行香之辰即入家南卯山中
痛哭竟夕嘗作有所思吊申生篇其詩曰君年方向立我
年欲三紀新歡未遽央一別如弦矢我心不可轉世事東
流水盛年失偕老目昏衰鬢齒落〻幾春秋至今猶不死
栢舟在中河南山巍作止卻羨周王妃生雉歌卷耳○象

村集曰前輩長者論乙巳名賢莫不以金河西爲首以其見幾於急流中爲元祐完人○門弟有學楚辭宋史者至岳飛傳便痛飲下筆曰楚騷前歲嘗馮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興亡那繫我自然相感護悲吟○公嘗以詩贈門人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潛心勿向他歧惑慰此裏殘一病身公得句暎山紅暎斜陽裡未覓對李青蓮後白兒時即對生地黃生細雨中○公歿數年公之隣人名世億者病死一日復甦語其子曰氣絶時爲人所押詣一衙門堂上坐一宰相見世億詢來由呼以言今年非爾限也余誤來耳我即金某也書紙以授曰世億其名

字大年排雲遙叫紫微仙七旬七後重相見敀去人間莫
浪傳世億者不解文字而能傳之世億果七十七死云○
東平見聞錄曰 顯廟在春宮時 孝廟諭之曰 文定
大妃在東朝而 仁宗有不安節金麟厚請同叅試藥之
房以非其職非之麟厚至拔聲扣胸以請之又請 仁宗
移御視其事則似出於離間母子罪不容誅而人莫不服
其忠 仁穆大妃在上而鄭造尹訒請光海移御其跡與
麟厚彷彿而其心則逆也 仁宗雖以不見其不是處爲心
而麟厚不顧一身利害急於保護聖躬光海有猜疑無誠
孝而造訒乃激動君心以爲固寵此事同心異也汝於觀

人之際只察秉心之邪正不可執迹疑之　顯廟作而受命
李仲虎字風后号履素翁柳西峯藕門人也已卯士禍後
以師道爲自任受業者日數百人仁廟昇遐率門人哭闕
外卽故鄕不出世　明宗朝以逸授六品官不就盧穌齋
曰庚尊李仲虎張翕以學行名世故學者從之蓋尹梧陰
斗壽李坡谷誠中李鷺渚陽元鄭南峯芝衍及徐孤青起
李求膺至男皆門徒也

仁宗朝

相臣錄

左 柳灌 字灌之号松菴亮後孫 明宗乙巳禍

成世昌 字蕃仲号遯齋己卯人爲安老擯杖流 明宗乙巳竄卒謚文莊

文衡錄

申光漢 字漢之号企齋用漑從弟己卯人贊成謚文簡

金安國 見中宗文衡錄

廟庭配享

洪彦弼 見中宗相臣錄

科錄

明宗朝

明宗恭憲獻毅昭文光肅敬孝大王諱峘字對陽 中宗第二男嘉靖甲午五月二十五日誕降封慶源大君乙巳七月以 仁宗遺命即位于景福宮勤政門隆慶丁卯六月二十八日昇遐于景福宮養心堂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 皇朝賜謚恭憲○康陵 楊州泰陵東岡亥坐

妃宣烈懿聖仁順王后沈氏籍青松贈領相青陵府院君翼孝公鋼女嘉靖壬辰誕降乙巳封王妃 宣祖己巳上尊号懿聖萬曆乙亥正月二日昇遐于昌慶宮通明殿壽四十四誕一男○康陵 大王陵同原

男順懷世子諱暊嘉靖辛亥誕降癸亥薨葬敬陵內 配
恭懷嬪尹氏同敦寧玉女萬曆壬辰薨未葬亂作失梓宮
初尹元衡以其女婿黃大任女欲納為嬪女忽腹痛甚重
改選尹玉女行嘉禮大任女降為良娣
○乙巳七月初一日 上即位年十二歲 文定王后同聽
政初晦齋李彥廸私謂尹仁鏡曰主上無嗣何不早建白
封大君為世弟以定國本尹曰公言當矣但山陵甫畢詔
使臨迫何可及此至是 上嗣位會百官議垂簾之儀仁
鏡曰今有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嘿然晦
齋曰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禮不須疑問安

有嫂叔同御殿之理乎由是朝無他議晦齋入侍經筵聞
玉音琅然不覺喜淚下退謂柳仁淑曰聖質英明宗社之
福也
○八月二十二日忠順堂士禍作野史雜錄曰　中廟在東
宮長而無子　明廟幼爲大君尹任　仁廟之舅也以武
人在　中廟朝陞崇政與尹元衡兄弟有隙元衡卽　文
定之弟也登第踐華要爲人奸邪見棄淸議金安老用事
以保護東宮爲名欲以傾中宮以張其勢奏放元衡兄弟
于外元衡常懷嫁禍之心躁進之輩各有所主遂有大小
尹之說大尹指任小尹指元衡安老旣敗元衡等還朝流

言因播　仁廟甚不自安　文定亦以　明宗為危欲托外
臣以自固李芑陰進安固之計以結于元衡元老兄弟戊戌
年　中廟忽降内禅之命中外莫測　仁廟涕泣固辭乃止
己亥東宮有火災目之元衡太諫李霖等創言褻昵之漸易
至騰凌忌克之禍終成厲階云辭語太露識者憂之自此惡
言横生中外洶懼　仁庙嗣位擢尹元衡參判蓋以慰　慈
殿之心也大諫宋麟壽論劾遠之長慮者憂其已甚東閣雜
記曰元老尤為邪毒人皆切齒　明庙嗣位翌日三公尹仁
鏡柳灌率兩司論啓元老　慈殿勉從從自顧命付處外方
初議罪時參判李浚慶抑以為　幼主新立　母后至親不

可罪之衆不聽史官記曰柳灌思有餘而智不足不如並崇
大小尹以紓國亂而獅急於治元老其跡似助大尹而攻小
尹　文定大怒元衡得以籍口云◎野言別集曰　仁廟大
漸時尹任入侍尹元衡李芑因此構陷而柳灌柳仁淑又是
芑之仇怨故與鄭順朋許磁林百齡倡爲亞言僞投囊書上
誣　恭懿及至明廟嗣位元衡使妖妾入内驚惑兩宮於是
慈殿下教曰宮中有諺書相通而見露者諺書云近來國事
漸至殊常不知死所判書閔其如此欲移大位於公正處也
已通於政丞矣昨日下教勢難爲之前日啓達事請速爲之
前者寵元老時並罪元衡則人心分歧必不至此云云判書

指柳仁淑政丞指柳灌公正處指鳳城君也朝野僉載曰柳灌盡心國事持論頗正柳仁淑為人剛直援引名流羣小為清流所擯者趍附元衡初李芑擬兵判灌沮之林百齡與尹任妓妾有相爭事恐之鄭順朋素嫉士類許磁柔愿嗜進為其脅持元衡與四人合謀而元衡自做謗書若任上於 恭懿殿者然故為墜遺闕庭以動 文定又宣言 仁廟大漸之日任欲援立桂林君灌仁淑助之云云 文定愈疑惑於是 文定下密旨於元衡通于兩司乃八月二十一日也兩司會中學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發論曰雖知曖昧揆以時事不容悠悠而已執義宋希奎掌令鄭希登李彥憪持平

金礎閔起文司諫朴光祐獻納白仁傑正言金鸞祥柳希春
等以爲當主少國危之時奸細之徒胥動浮言不可因此論
刻大臣金礎曰魚肉忠賢其基於此又踵家貞所爲乎宋希
奎曰我則雖寸斷有不從也齊仁等懇乞終日竟不從而散
元衡乃與鄭順明芑磁林百齡等夜會光化門外詰朝上変
告尹任柳灌柳仁淑三人罪 上及 慈殿御忠順堂召領
事洪彥弼領相尹仁鏡左賛成李彥迪兵判權撥左叅賛丁
玉亨右叅賛申光漢禮判尹漑判尹尹思翼兩司長官閔齊
仁金光準都承旨宋麟壽史官趙璞注書安馠等八侍順朋
啓曰灌任仁淑之罪請分輕重罪之彥弼曰灌仁淑可適任

稍存形迹當亂光漢曰危疑之際當務鎮定彥迪曰舉事當
光明不然恐士林罹禍　慈殿曰稽生士林非所疑也彥迪
又曰罪一尹任有何難而內旨事不明白且彼專心於　大
行大王者到今豈宜深罪今　主上於　王大妃親則嫂叔
義則母子有未安則恐累聖德仍涕泣橫流　慈殿曰任難
間君臣父子自古安有去王母大君然後能保護東宮者哉
撼曰今　主上乃大行王嫡弟大統已正豈有他虞　中宗
之始大臣不能善導以李顆爲叛盧永孫取堂上自是告變
者多　中宗知其故盡放連坐人比今日之所當戒也　慈
殿不從順朋曰謀危宗社實無顯迹台議已發須分輕重罪

之仁鏡曰任既有不自安之心可寘仁淑稍存形迹可罷職
灌之所懷未可知可遞依啓○執義朴光佑宋希奎曰元衡
主張密旨當劾此奸今日已暮明日為之云白仁傑獨抗啓
曰國有大臣六卿密旨非正也齊仁以憲長聞有密旨奔走
伺候於二三宰相家有同傳令軍卒 文定怒下仁傑于獄
仍教曰罪任等甚輕邪論至此其依律定罪於是因順明之
言以謀危宗社任絶島安置灌仁淑中途付處宋希奎等罷
削大憲許磁大諫羅世纘及芑仁鏡等啓罪名過重權撥啓
曰尹任雖不足惜臣竊以 王大妃於嗣王有母子之道若
因此憂傷不豫豈不為大累耶灌仁淑老病書生位極人臣

豈有他心今遠行得病而死則人皆曰國殺之也云云又移
書元衡乱吾不西行大稽不止之語以責之百岭磁啓請尹
任罪目中去謀危宗社四字傾朋激怒乃上疏曰尹任丁酉
謟附三凶欲害國母柳灌曲從之　殿下嗣位之日尹任與
首相語當立何人柳仁淑連姻尹家招　殿下潛邸師傅問
賢否聞李彥迪　主上英明之語嘿然不悅謂　上有眼疾
略無領忌李霖承其指揮使生殺之權不欲歸於　慈殿云
云　文定褒美曰真鄭義士也須相決彥弼請酌處以示好
生之德　文定曰卿等退去予當决之乃賜任灌仁淑死安
置霖于義州三人賜死須教大提學申光漢稱病不製承

旨崔演代製此後教文多出於演手録衛社之難切鄭順朋
林百齡芑磁一等洪彦弼尹仁鏡李彦迪權撥丁玉亨申光
漢尹溉閔齊仁金光準二等尹元衡宋麒壽崔演宋世珩李
文楗李潤慶崔彦浩林九齡尹景仁韓景祿三等○野史曰
尹元衡李芑世称二凶鄭順明林百齡鄭彦愨世称三奸金
明胤安世遇世称二邪謏聞曰乙巳五奸元衡芑順朋百齡
許磁爲目而栗谷削勲劄曰齊仁磁始雖阿附竟至悔悟云
云愚意以彦愨代磁而許其悔可也○裨官雜記曰乙巳崔
知事輔漢再訪張同知彦良欲與李芑同事曰若從吾言當
得大勲張曰先人已有靖國勲又得勲非所願也非不從聞

者賢之
尹元衡頒敦寧之任子也爲人奸邪憤嫉士林搆成乙巳
禍與同惡之人結爲心腹平生所惡悉置死地賄賂輻輳
京中第宅十六以賤妾爲夫人倡庶孽許通之論尹春年
助成之朝士貪利與其妾子女爲婚元衡與元老爭權嗾
尹春年疏論元老罪竄死　元衡爲兵判差一武人北道
權管其人之任送箭箇元衡怒曰我不學射焉用箭投之
樓上武人惡故來謁元衡怒目視之武人曰前者箭箇未
曽覽否元衡疑之命婢取來鑰匙才發貂皮湧出元衡驚
喜即除饒邑元衡敗後其宅糊一紙諦察之白粒三百石

大艦一隻并納云其受貨類此又為吏判時有人納蔘累百斤求補叅奉元衡臨政疲睡久不呼名郎官秉筆促之元衡和睡而答曰高致〻〻蔘之俗名也及受点書吏求其人不得有遐鄉寒士姓名高致以其人拜之元衡不敢辨 文定既薨 上欲誅元衡一日臨筵問漢文殺薄昭事群臣知天意遂論之削出百姓聚路投瓦石至有欲射殺者元衡潜往江陰與妾蘭貞日〻對泣時元衡前妻金氏毋以蘭貞毒殺金氏呈状蘭貞惧飲藥死元衡聞朝廷攻己常以鴆酒自隨為自盡計一日誤聞拿命來飲鴆死罪通于天自有陰誅也○筆苑記曰南衮搆禍己卯諸賢

許稱南書房白衣步往首相芻元衡謀陷乙巳名臣許稱
尹生負微服夜就順朋家小人情狀前後一軌
鄭順朋字耳齡在己卯爲清流所容及附芑禍士林其子
磏爭之順朋泣曰余豈不知但一動靜便生赤族當此大
變罔知所爲去龍灘李延慶謂曰君常以原明爲伏節死
義之人何置之死也順明色變而去柳貞在傍曰虎前作
舞公何發此言也龍灘笑曰耳齡殺原明爲奇貨子孫計
耳害吾則徒得殺士名無利事吾無患矣果不害○芝峯
類說曰順朋搆殺柳相灌柳臧獲沒爲其家奴婢有一婢
名甲伊年十四聰慧絶人鄭愛之如子女甲伊隨事盡誠

每遇舊主必辱之曰彼常遇我必恩鄭信之不疑一日甲
伊匿其寶兒鄭詰之甲伊曾與其小奴通謂其奴曰主責
我〻將引汝奴俱曰奈何甲伊曰吾欲穰之覓死者支體
來奴所疫死人一臂與之甲伊潛納順朋寢囊中未久順
朋遘癘死事覺甲伊罵曰汝殺吾主吾今報仇尚何問哉
女也賤女而有烈丈夫心不可泯也
鄭磏字士潔號北窓生而有異質清虛寡慾讀書一二遍
皆暗誦無不通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音律華語皆不學而
能亦解鳥獸音嘗隨其父朝京華人皆驚異之其山居也
能知山下人所丨為事曰某家方為某事驗之果然其學

似出於禪家陳摶之類也三十二中司馬不屑科業薦授主簿無醫許象三學教授歷抱川縣監當其父上変之時刀諫因以大忤不見容弟嬪歸十竹軒附元衡宗偽勳嘗欲啚公々遂避屏処于外年四十四卒◯公嘗入中國有琉球使亦異人也在其國以易數推之知入中國遇真人至北京遍訪諸國郎見公大驚下拜披其橐出小册記某年月日入中國遇真人者也示公曰真人非公而誰仍請學易公以琉球語教之諸國人在館者爭來見公各以其國語應之皆驚駭稱天人或問曰世有解鳥獸音者異國音即鳥獸音也解其語猶可為之為其語不亦異乎公曰

我非聞而解之知之久矣○公在上國時有一人來問五行僞有傭人瞪目熟視公曰爾知此乎曰粗解之與之覌天文了〻焉論治亂豁〻焉問何以來此負米煖喫以食其力曰僕本蜀人賦命奇薄不如此固已死矣某年嘗往某處去公還國因赴京使通書某年果從去○公性不喜肉善飮酒數斗不醉又善嘯嘗臨金剛絶頂出聲〻振林壑山僧驚以為笛聲後聞乃公嘯也弃抱川故楊州掛蘿里深居絶迹治鍊丹火候之法一日作歌|自挽曰一生讀破萬卷書○一日飮盡千鍾酒高談伏羲以上前俗說從來不掛口顔間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何其久乃坐化世

傳公生而能文白日無影云○黨議曰惜乎磏之賢生乎
順朋之家也○眉叟寄言曰世傳先生白日無影丙吉云
至人無影先生其至人耶或曰先生生而能言上古有生
而神灵自言其名者然耶何其異也○公詠晚菊詩曰十
九二十九皆是九九月九日無定時多少世人都不識蒲
庭惟有菊花知鄭碏和曰世人最愛重陽節未必重陽引
興長若對黃花傾白酒九秋何日不重陽朝廷遣東方詩
大提學柳根舍公詩以為無律公識音律曾謂不如根乎所以知音
難也鄭碏字君敬號古玉亦異人也從兄得修鍊後從朴
守菴入金剛山居三十六年不近色嗜酒能詩深於醫方

年七十二亦微病坐化嘗有詩曰白首忝同契紅顔麴米
春○白沙集曰鄭教授碏己酉訪姜兵使德輝曰不過數
月朝廷大禍作不如遠避仍論白沙去當作黑頭相入相
時國家當大亂必將搔首過日矣礩為海牧見芙蓉堂懸
板曰可斫為薪煖淨後水自作一絶｜曰荷香月色可清
宵更有何人吹玉簫十二曲欄無夢寐碧城秋思正迢迢
壬辰倭盡燒板上詩猶留此詩蛮亦知詩矣○北窓之從
兄礎桂軒早歷清顯見幾謝病錬精學丹術
李芑号敬齋宜茂子符凡也野言曰芑登科聲名籍甚見
者謂之宰相器及乙巳煽禍說者曰李芑之為人亦附此

邪論耶在　中廟朝以贓吏婿不得為顯職廷議以芑有才可破格用之晦齋為大憲尤主可通之論芑遂躋清顯後晦齋知其心術不正為嶺伯時語都事李天啓曰芑必作相必禍士林後天啓為持平劾芑遞相芑由是啣晦齋芑嘗搆許磁欲請加罪詣闕未及啓而暴死庚午削奪○芝峰類說曰芑搆殺士林或曰史筆可畏芑曰東國通鑑其誰看乎○逐睡篇曰羅織陷人之術未有芑之巧且密者囊書之偽撰李德應之教誘誣服毛攀之謊辭引證如鬼如蜮不可名狀矣兵正李元祿荇之子芑之侄也屢諫其叔脫退溪於禍元祿力也乙巳芑啓侄元祿心附逆賊去

殿刑三次遠配以杖重不得辭別之意使其子傳於世匕
曰汝父眞拗夫也吾經殿杖十二次猶能出入去其言無
異豺狼一時忌賢之魚肉無足怪矣凶人爲惡雖骨肉不
能保其息安老之用事也其子禔泣諫而不聽元衡陷其
兄元老芑陷其姪元祿順朋之子礦諫其父其弟磺又畐
害之元老之子百源附李樑而謀元衡其陰凶肆毒前後
一般○芑無子取弟容齋荇子元禎孫東岳安訥以孝旌
閭東岳之從姪澤堂植以經學文章名世
林百齡号槐馬以爲擧子業不治經及中式和試開卷汗
漫無下手處一夜假寐有老人曰汝當爲一世偉人母失

今榜答曰經學掃如奈何曰宜改名為槐馬且講時當出其七章須熟讀夢覺秉燭起拈出其章別為冊謄寫又以槐馬為別號及八講席畢有一試官笑曰此舉子必槐馬也儻眡者彖牌八院夢白頭人曰今舉子有槐馬者當為偉人毋失此人今榜中未有如此人疑其為槐馬也試官皆賀得人乃知小人之生莫非時運也○野言曰　仁廟賓天柳相灌在賓廳泣曰臣民不幸國事將何為之百岭在傍執灌帶曰大監容議小人亦願忝聽灌收泣曰新喪聖主故去有公言是何言也百岭退而厲聲曰　先王之一子尚存國事有何憂柳某之意必有所在遂與芑等搆

成不測之言林九岭百岭之弟鄭礗順朋之子寶城守萬
年順朋之婿也相與謀議礗着庶人服奔走宰相家貿成
其事九岭㐫狡最甚當兩司中學一會先入廳下竊聽說
話通于芑元衡輩或言乙巳之禍寶城守所搆成云○百
岭死命議謚朴思菴議上恭昭元衡倡言曰國之元勳謚
無忠字意在叵測遂請鞫治安玹力救得免○林億齡性
慷慨有氣節乃百岭兄也字大樹號石川乙巳禍作戒其
弟百岭不聽石川弃官南歸詩曰好在漢江水安流莫起
波及守錦城百岭送原從功券石川於山谷屛處作祭文
以投火有丨詩曰竹老元逃削裕高不受封何人與同調

窮谷白叟翁百岭死後晩年來京求爲江原監司遍贈海
山未幾拂衣
許磁字南仲號東厓少學於金慕齋之門登　中宗科風
度峻邁神彩端正有時望雖與順朋等同事魚肉士林非
其本心故罪灌等時啓去謀危宗社四字每有伸救士流
之言常自嘆曰我其爲小人矣言於所親人崔汝舟曰乙
巳之事竟至錄勳心常恨恨汝舟心服而不知芑磁有隙
說與芑芑嫉大憲陳復昌司諫李無疆劾以庇護逆賊配
洪原芑欲加罪搆啓草請闕未及啓而暴死闕中磁得免
卒於謫中後還給牒○磁伸救士類爲李芑所忤且切臣

子弟錄切磁固辭之芑益不快及磁為吏判兼文衡提調
芑欲以醫官裵千岭為久任使其錄事来請磁怒捽其錄
事于庭下責曰我非敢聽執筆吏汝安敢以此等事来言
予芑愈怒時閔齊仁亦以伸救士流得罪屏居公州磁以
其弟齊英除康津倅蓋為齊仁也奸黨甚啣之○涪溪記
聞曰磁與白公仁傑為隣交密旨初下磁請白問曰明日
臺諫論密旨子有老母奈何白曰許身于君安可顧私磁
嘆曰明日予必死矣白辭出磁執其手曰明日子為君子
我為小人日也○曾孫眉叟穆撰碑文曰大小尹之隙已
成　文定王后家号為小尹大尹者尹任者也　章敬王

后兄也自謂扶護東宮　恭僖時倚安老欲廢　文定安
老敗任將得罪◯上以世子故加厚之任日與柳灌柳仁
淑李霖鄭源郭珣李若海等深相結乙巳　仁宗大漸任
為大臣陰為擇賢之謀矣及　明宗嗣位　文定臨朝有
密旨下李芑鄭順朋林百齡及公數臣者謀去任獄事起
既得任陰事〻連良善芑專誅殺公深恨之每議獄與芑
相反常嘆曰任久存形迹固有罪至於論功賞吾甚慚罪
人妻孥沒為婢分賜功臣者公皆謝遣之居西湖之二憂
亭不與時事閔貳相齊仁嘗力伸究狂目為黨逆謫居公
州芑已深怒於公以為與罪人陰相厚令陳復昌論之以

與閔齊仁朱純等締結邪論付處洪原一日芑早朝暴死
朝堂果有讒書在袖中人謂天殃公卒於洪原其冬 上
命復官爵 昭敬七年追削芑等爵公亦在削中白仁傑
尹根壽曰某可宥不可罪也 上從之
金光準晦齋集沙伐國傳曰有宰相以父愛其妾偏與財
產嘗蓄憤於庶母壬寅聞父死右公以大諫居喪於沙伐
國兄又病死乃嗾兄妻訴官曰庶母蘖弟為妖術死吾夫
請繫治右公潛簡于牧使宋希奎請急逮治遂服刑四次
聞慶縣監安景佑以推官備知殘忍逢人則說右公深懷
疑畏後為大諫舉以發明近乘勢欲滅口乃列錄本道朝

官沙伐隣境知其事者名陰嗾權臣使盡除之故 丁未己
禍家安皆不免沙伐尚州号宰相金光準也
閔齊仁字希仲号立巖中宗科提學嘗作白馬江賦大播東國一文士續篇
末詞後流入中原學士曰儘佳作篇末辭非賦者之手無此益佳○國朝記事曰閔齊仁初附
凶奸欲取富貴及至錄偽勳之後自知不免小人之歸方
始悔悟漸與奸凶不合至於削勳○乙巳爲白仁傑所彈
含嘿隨波庚戌尹仁鏡啓以仁柔之言愛惜罪人又言安
名世所書史不可改竟至削罷○孫汝儉号雲村官府使
明村與農岩書曰懷相愛驪陽兄弟納幣換閔齊仁碑以
爲正直君子反斥休菴走卒之言則他尚何言

○李芑為右相林百齡為吏判閔齊仁為戶判許磁為大憲
羅世纘為大諫○時圻伯金明胤詣政院密啓曰桂林君
瑠任甥姪也任所倚以為凶謀者瑠必與知鳳城君岏臣
亡妻切族年尚稚或有稱美者貪功之輩藉此為亂未可
保其必無幷處置云云遂逮囚數十人　文定賂羅將重
杖被訊者無不徑殞令中外急捕瑠瑠　中廟第二子桂
城君繼子也聲譽著於諸宗中先是或謂瑠曰不如見幾
早避一家室之逆人孰尋乎及任死瑠削髮逃拿命至家空
還羣奸得以籍口兔山倅李坎男跟至安邊黃竜山土室
獲之鞫不服烙刑極慘瑠欲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

教之供曰尹任語臣曰主上有眼疾何以聽政鳳城及汝
中當立柳灌柳仁淑可以謀為之云遂轘之明衡錄勲狀
男超三資○乙巳錄曰瑠任之侄也初以王子桂城君養
子襲封桂林君先是尹元老造言尹任托護東宮實欲立
瑠聞者皆笑其言之無理任之死以此為言而瑠竟陷大
戮 東閣記曰瑠之送名始於元老之亂言當其時 中
廟在位 仁廟在東宮此豈議嗣之時乎瑠年且長於
仁廟十四歲豈有以瑠為仁廟之子之理乎或以瑠之在
迯為疑是不然瑠之得此名非一夕而任既死人皆知瑠
必死矣知其必死而傾受君子所難豈可以責無識之宗

室孚以亂言成罪誣服定律絶可悲也　宣廟丁丑復官
鳳城　中廟第八子洪景舟女熙嬪出也聰明仁孝類
仁廟云明胤誣告芑又啓曰尹任三父子和欲以鳳城爲
君勢無可爲然後傳位於　主上云云兩司請竄不允尹
仁鏡芑順朋請斷以大義　文定教曰岏自幼宮中養成
今才十七八何知前後事乎豈忍置法也依寧山例配平
昌後及壁書之變獄成明胤力贊殺之○江上問答曰退
溪既已出去而還參鳳城啓何也曰豈敢知也權石洲有
詩曰從來汝已可傷魂乙巳年間事更屯千古留名兩學
士九原含痛一王孫是非反々終難定毀譽紛々未易論

安得長風掃陰翳高懸日月照乾坤所謂兩學士指晦齋
退溪也文谷抄石洲集載此詩尤庵鐵其上曰如此〻〻
文谷大驚即拔之
金明瀣字晦伯洪景舟婿也少有善名擢己卯賢良科
科罷後入場登第乙巳希權臣旨誣害鳳城桂林巨禍
彌天士林網盡及 明廟末清議復發明瀣乃曰乙巳
餘黨多有冤枉請稍伸雪其庵斷老益巧後白仁傑見
明瀣曰公是千百億化身之人也 宣廟初金啓雪己
卯之冤有曰己卯士無非正直白仁傑曰君上不可毫
髮欺也薦科罷後負冊入場者亦正 直字指明瀣也○

宣廟初削奪明流啓曰曾爲玉堂之士復作科擧之生

論附李芑贊助元衡首開大獄李樑當權背舊從新奴顏

父事時人目爲侍奉有父少子老之議李樑出按關西

泣別西郊歷見元衡要結回欵自古爲惡未有如此之

尤者也

○進士安世遇捉納尹任婢毛獜告變曰任與瑠爲不軌時

出入大內傳通諺書者也請鞫之諺書乃先是拾得細囊

書於闕庭者也遂捕任之妾與奴婢及女婿李德應鞫之

時設鞫闕庭 仁廟梓宮在殯推官百齡磁等相笑謔任

之妓妾在囚繫中曾奸百齡者磁輩戲曰欲全此人送于

令公聞者切痛掌苑署奴朴戒蕃以嘗出入於尹任家受刑
八次終無一言而死時百吟誣德應同若指任爲逆則非徒
免死可策勳德應誣脈立鳳城事竟論逆坐死德應辭連李
煇〻辭連李仲悅〻〻潤慶子也煇嘗見仲悅時　明廟以
大君患痘甚苦仲悅曰　主上無嗣臣民仰戴只此一身今
聞此言懷抱甚惡煇曰厥終何以知之汝爲如此說乎仲悅
曰是何言也更有何地可仰乎煇作色而去後仲悅言于璸
曰李煇誤入矣兄亡弟及古今通誼只有嫡統一人更有何
議煇之所論不正矣璸曰如此不善人更不可交也去亡反
辭連仲悅即書煇前後觸犯之語詣政院啓冀以自免煇坐

逞誅仲悅亦罹丙午以與煇交通仲悅竟賜死獄成郭珣羅淑鄭希登丁煌羅湜李文楗鄭郁李若海成遇等或誅或竄尹任柳灌柳仁淑先後行刑世遇錄勳

安世遇少聰慧夙成　中廟選駙馬世遇意在功名以駙馬無芬華上疏固辭後蹉跎宿志歸虛常痛恨自咎乙巳誘尹任婢毛獜為證告變蓋世遇與任妻為再從也獄成受賞職亦不顯而死紫海筆談曰向使世遇不志功名不辭尚主則一生富貴何至誣告為惡至此哉東閣記曰世遇家在壯義洞其友朴應立往見偶言過迎秋門馬驚不得下馬心未安矣世遇作色曰汝犯法矣即呼婢將團領

來又閑應立于家遂詣政院告承旨笑妖妄世遇乃退其
平日心術如此
丙午右相李芑啓曰往者己卯之人徒以自己所謂賢才而
設科取人中廟命罷其榜　仁宗大漸之夕命復科尹任三
父子皆入侍安知非任等之弄術乎請削之允之○兵郎尹
春年疏論尹元老指斥　慈殿比諸驪姬指　仁廟為愚暗
方其大漸與主簿李建陽卜吉凶且曰李芑年已七十許磁
鄭順朋皆有病　大妃册封今三十年豈能久乎　大妃萬
歲後　上心亦何以知之云云命竄尋賜死蓋元衡爭權相
軋唆春年論殺之也

丁未副學鄭彥慤宣傳李櫓以一封書入啓曰臣彥慤女從夫故全羅道送至良才驛壁上有書故取來封進命招三公仁鏡芑順朋及元衡齊仁光準磁等示之以朱書之曰女主執政於上奸臣李芑等弄權於下國之將亡可立而待云云野史曰彥慤良才驛經宿或疑其自造云仁鏡等啓曰厥初定罪雖輕故邪論如此仍列書應罪人分輕重入啓鳳城君岏宋麟壽李若氷一罪李彥迪林亨秀盧守慎柳希春金鸞祥丁熿李天啓權橃白仁傑宋希奎閔起文等或安置或付處命依啓後彥慤又獨啓林亨秀賜死○論者曰甲子之禍甚於戊午丁未之禍酷於乙巳自是士林蕭然元氣沮喪國之

不亡幸矣乙巳錄曰小人之禍何代無之漢之黨錮唐之白
馬宋之洛蜀皆足以亡人國而未有如彥慈之自爲自告使
清流一網打盡巧且慘矣昔石工以一介無知之人尚不忍
刻元祐之碑則吾於李穡者亦有感焉

鄭彥慈字謹甫登癸巳科壁書獄後爲折伯落馬一脚
掛鐙馬且奔且踶頭腦骨節破碎打成泥醬人咸快之
以爲天道有知焉卽林錦湖亨秀所乘云癸亥及正其
子孫顯官者或誅或沒爲官奴卽造遵等光海慶母時
凶臣也

是年十二月初二日〻無光上下有圓形如日赤色　上招

尹仁鏡李芑鄭順朋等傳遇災恐懼之意回啓此似日上有
戴非変而為喜像為 慈殿進豊之宴廢而不行至為未安
云東閣託曰大臣論諫之言可哉一笑○乙酉李洪男上変
洪胤等伏誅洪男李若氷子也壁書獄若氷賜死洪男亦坐
配寧越其弟洪胤尹任之壻也居忠州憤其父寃死時發
憤言洪男在謫通書于其妻兄校理元帥変同婿舍人鄭惟
吉曰舍弟洪胤與術士裵光義推占卿相歷言吉凶其言曰廢
主之殺人極於甲子乙丑終有丙寅之禍今 上亦何能久
其他怨訕不可勝數舍弟素驕傑門禍必至臨紙痛哭而已
又曰欲推戴毛山守云亡至以修契之文軍目之書為證惟

吉虎變詣跋跣進其書拿鞫洪胤及辭連人自服與某某人
謀舉兵起事其孽房後丁年十六所引尤多或有平生不識
洪胤後丁面目而死者忠州一面幾空舟川康上舍惟善判
校仲珎源以能灘贅客蘇齋友胥嘉靖乙巳太學請復靜庵
官爵三疏皆出惟善手自少有志槩推重儒林與朴斯文民
獻友善嘗八丙午春場表題請汰原從惟善謂民獻曰尚可
賦此題乎不製而出至是毛山等援引杖死人皆痛之降忠
州為維新縣○須教曰賊臣洪胤暗結不逞之徒欲售把上
之謀乃與裴光義李燁崔大觀李茂丁等假妖術而卜鄉相
之吉凶指廢朝而欲宗社之扤揑宜為至親之斉以連天誅

之加云云傳旨曰惟善首謀倡率至作約書為大將謂寡躬
幼冲可除謂毛山宗室可立鬼嘯白日連議成冊與同或有
武士首惡盡是儒生夫何叛逆之徒累出詩礼之門○諫聞
曰洪流不過一狂童雖其悖言或出於怨懟有何謀計況惟
善曾是士流豈與年少兒同謀不軌乎且當時洪男以名官
持父服無賴之弟舍其兄疇依乎設使洪流寔有是事洪男
若至誠惻怛以利害諭則情可感勢可抑寧有幼稚之弟終
至難制而不得已也自乙巳丁未大鍛之後元衡等方欲立
威鉗制洪男之苦奸黨相慶遂成大獄不特善類橫羅蚤跟
亦且不免吁洪男亦獨何心○洪男與元衡芑為己酉三亮

野史曰若氷固可謂無子洪男非徒無弟亦無父之人也父
死未埋究枉未伸誣戮其弟尚何心耶天誅不加卒使全軀
体歸見其先　聖朝之用法可謂闕矣○時洪男放還除職
宣廟物削職死○時命中書印行定乱記杖吏郎柳堪兵郎
李元祿極邊安置東閣記曰乙巳定乱記令中書局印出之
吏郎等欲印私件良正柳堪言書中紙不敷豈必印此書乎
佐郎韓智源語芑曰堪以此書不足觀也又芑之侄元祿戒
芑覌叔所爲恐有家禍此言泄於人兩司劾堪元祿　慈教
曰堪元祿懷貳心矣杖而安置極邊明廟不放還
教博士安名世校理尹潔先是李芑等錄衛社功時知後世

公論有不可掩許于　文定請出時史以換武定室鑑安命世於乙巳日記直書李芑惡有曰王薨七日用不去滓豆粥李芑是日為相殯側設三大臣云云世傳普雨入內等語亦在其中云芑指名世護送鞫之名世裂衣書疏自古無殺史官之時陳復昌希鞫却之不受名世遂被誅東閣記曰名世車載而出市人皆哭李士亭握手相訣於道裂裳裹足而適涪溪記聞曰尹校理潔與綾原尉具思顏為蔥竹交名世之死具有力焉尹心究之一日與具飲於蚕頭間曰名世何罪而死因賦詩曰三月長安百草香漢江流水正洋洋欲知聖代無窮意看取王孫舞袖長諸奏之　文定震怒命棄市尹

之就囚也道遇具呼之曰是何事歟具鞭馬避之馬驚墜即死具之誣搆自為得計豈知死先於尹也詩曰不畏于天信哉鵝城雜記曰尹潔與綾原尉具思顔友善一日赴綾原家仍乘醉語曰乙巳之人豈無橫究有一人預聞漏其言於元衡綾原懼其及已先告之使潔陷死云云

○放遂黃憲乃尹元衡嗾陳復昌劾憲罪罷之也先是 中廟辛巳别試南袞為讀券一試券袞以為能文取之乃憲也鄉生無名袞慚焉招見憲撫力吹噓驟躋華要 明廟初八相年未五十矣憲天性險詖乙巳以在喪不得參勳及為相追錄嘗僉議加罪之時書名擬罪者甚多如李彥迪權撥皆

八應死中　文定不聽憲強爭之及治洪亂獄元衡托以緩治喉復昌効之奪爵放歸○陳復昌門地卑微其父義孫以錄事去官為縣監其母累經人亡无賤之復昌抬京親試壯元能文善寫巧黠自衒如具壽聃輩亦為所欺為之延譽遂附元衡為鷹犬東閣記曰復昌以副學受元衡喉疏劾黃憲托以緩治洪亂獄退語館僚曰今論擢臣必獲重罪仍泣涕歔唏俄以御札褒之賜　中廟衣襯銀盃以示嘉納蓋元衡以罪憲之意已達　文定而復昌佯為悻直態宜知榜硯如見肺腑乎時人目為毒蛇見者側目具壽聃己卯正人壽福之弟也曾論李芑罷相可謂剛直而不知復昌之奸與之為

友卒為所陷初復昌與鄭興宗解五行書士大夫四柱於帖
冊並論 兩殿四柱有先分後分之說復昌發其事省鞫辭
連宜寧尉南泝等并拯刑後復昌為元衡所厭被竄死○時
李無強締結復昌以濟其惡復昌長玉堂大言令堂錄景休
當首景休無強字也衆皆唯唯及圈点不得參座中相目角
我相推聞者笑之無強為司諫誣李瀣起崔賀孫獄又嘗奉
使北道摘州官之調乙巳讁人者罪之及復昌敗無強亦竄
慶源府今相議此人乃前日罪謫讁客者也無顔見者人謂
及角之報李浚慶為兵判無強嘗効之李後為延邊使到慶
源鄙卒指矮屋曰無強所舍也李亭遺之人謂以德報怨李

曰非欲施鬼見其窮於問自不能已青野謾輯曰無強與復
昌屢起大獄戕害善類論其罪誅戮亦輕彼為之於問何也
可謂枉用慈悲矣宜乎持難於剖偽勲定國是之論也○言
行録曰退溪丹陽赴任時就別閔公箕閔公曰不見陳復昌
而来乎曰未也曰陳家在隣今見我而不見陳〻必憾隨例
一往何妨先生仍過復昌〻〻驚喜明日来別先生赴任後
累通簡先生不荅先生常以見小人為辱焉○月汀漫筆曰
盧蘇齋常與陳復昌同八試院其後一造復昌門留刺而還
復昌每持其刺誇来訪者曰寡悔訪我丁未公待罪復昌力
救流配十九年始放還陞大拜其間復昌以大憲論甲山公

覩復昌子如家人每來不通姓名直入去
◯庚戌殺監司李瀣縣監李致洪男上疏後忠州徙民崔賀
孫欲乘時逞術竊取品官鄕會文書將走京上疏品官知之
捕告于官縣監李致報營監司李瀣題依報刑推賀孫杖斃
洪男曾於殺弟後欲占其父籍沒財民裵八訟致嚴却之洪
男大憾之嗾司諫李無強誣瀣及致以爲殺賀孫滅口護送
拿鞫致死杖下瀣杖流逐卒瀣爲大憲時劾芑之拜相無強
芑鷹犬也此獄芑主張之云◯李瀣字景明退溪兄也甚有
時望學行名世至是爲芑所搆死物情痛惜◯宣廟還給職
牒李致字可遠素憤憸人抗言無忌爲獻納劾李芑又言外

威權盛不當預政元衡啣之銓曹希芑元衡旨降授本縣竟
搆害之
乙巳以後被禍被竄諸臣
贊成尹任左相柳灌吏判柳仁淑賜死〻後又行刑桂林
瑠鳳城岏注書李德應副學羅淑正言李煇吏正李中悅
叅奉羅湜叅議李霖翰林鄭源直學李若海工正成可澤
正言金磷著作安名世已上刑叅判宋麟壽牧使林亨秀吏
佐李若氷大憲具壽聃儒生安順瑞叅判李瀣已上刑賜死翰
林沈荃叅奉成遇司諫朴光佑掌令鄭希登臺諫郭珣縣監
柳貞修撰尹潔進士康惟善縣監李致已上杖殞叅議權撥贊

成李彥廸翰林趙璞舍人李天啓臺諫權勿叅判韓淑同
成金振宗牧使鄭郁吏佐丁熿已上竄吏正鄭滋正言柳希
春執義宋希奎献納白仁傑臺諫劉起文正言金鸞祥掌
令李彥忱注書孫弘績已上杖持平李碪臺諫韓澗吏正柳
碪臺諫李震奉教李焰直長尹忠彥正郎尹剛元安馥進
士許忠吉金禧年已上杖縣監梁允信吏佐盧守慎臺諫李
首慶李滉黃慱右尹權應挺吏叅權應昌李滂慶宋純承
旨李文楗縣監安景佑金應貞吏正李元祿禮判許磁已上
竄正字金忠甲韓灝林畯承旨李潤慶判書愼居寬修撰
朴民獻吏正柳昌門臺諫崔益國已上削

尹任坡原府院君汝弼子　章敬王后苐也在　中廟朝
階崇政　明宗乙巳被禍　貞廟朝伸雪○國朝記事曰
仁廟大漸尹任入侍元衡芑等欲因此搆捏僞投囊書上
誣　恭懿及　明廟嗣位元衡使其妾入內許許致有密
旨忠順堂入侍芑曰任多有不自安之心灌仁淑亦有形
迹云云越三日加罪時順朋曰任包藏禍心灌仁淑謀危
宗社而事涉脅從恐不可一律斷之云云蓋搆造虛言驟加
大戮則人情駭怪故欲浸潤漸加重典也後順朋疏論任
陰蓄不軌而不言所以不軌事此何異於莫須有三字乎
忠順堂入侍距上疏之日只隔六日六日之間既罪之人

乃謀不軌乎◯謏聞曰　仁廟即祚大小尹之猜嫌益深
第無隙可乘及　仁廟大漸任以外舅入侍任也無識不
能炳幾以外戚自處至於入內侍病大君薨無嗣群第在
外此何等時任乃憒然不知避也談口之徒宜乎自取但
所謂陰懷不軌推戴他王子云者大不然當是時也　文
定以母后擁臨　明廟以貴介當宁彼一武夫乃能行伊
霍事乎萬萬無此理只被猜疑身屠家赤三子同車言之
慘矣◯元衡甚煩朋等搆以任灌仁淑欲推戴桂林鳳城
等君竟至孥戮◯江上問答曰栗谷則以尹任為無罪
退溪則以為不無社稷之罪何也曰栗谷初議則削勳時

奇高峯不從被劾歸盖退溪所聞無非高峯言也退溪之以任為不無罪無怪也盖任以武人居帷幄故退溪以為渠本無知之人既居大位安能如正士端人哉以此疑之栗谷以為任雖武夫一代諸賢皆與同好元衡本是叵測小人　仁宗之薨亦不無後世之疑故斷然以為諸賢無罪則任亦無罪也既曰無罪則元衡僞勳不削何為此栗谷力主削勳為公案也○朝野記聞曰院相李彦迪以密封單字入啓其辭曰　仁廟大漸日手書小紙使尹與義覽之曰解見否曰解見矣大君以世子儀仗入來此傳教其日不下政院此必尹任父子所為也　仁廟大漸時尹

任父子以外戚入侍任則固不足道當時諸賢不知此事之非惜哉○遂瞻篇曰任被誅而父汝弼雖遠竄命給其祿以終其身 仁聖王后玉度爲玷斯 明廟之至德也

○子興仁與義與禮并藏與智與信待年後爲蔭官

柳灌字灌之號松庵 中廟科 中廟甲辰北虜逼皇城丨上以柳出爲兩伯時有大小尹之說廷議以爲不可出外 上教以欲弛西憂非有他意將加崇政而遣之 仁廟初入相 明宗乙巳被禍後仲雷李山海詩曰覆盆天日哭泉路聖恩新乙巳年遺直三韓國大臣烟霞銅雀暮花木孝陵春一水盈〻隔精爽倘渡津

柳仁淑字原明号静叟己卯以都承旨被囚得釋辛巳奪
告身屏居十七年丁酉始叙乙巳賜死鳳城獄禍及泉壤
○公性方剛疾惡如仇順朋公之兄婿礦之父也公秉銓一不舉李
芑公之舅子也芑因駙馬通宮禁自內以密札傳于芑下人誤傳
公公坼見乃傳芑札也公悉之傳播僚友芑切齒云○言
行録曰宋棋壽嘗謁金慕齋適有柳仁淑申光漢亦來謁
慕齋不甚悅去後宋問其故慕齋曰泉明不學無術未知
厥終何如漢之八字甚好與己卯士流同貶幸矣而公當
時名流而慕齋之論如此可謂神鑑○明谷集曰柳贊成
仁淑有女未適人而遭禍為宗室清化守昂叔副室及伸

究 宣廟特命吏備贊幣因以爲室

鄭希登李元龍東萊人父琺早登第以己卯士禍杜門不仕公甲午登文科其喪室也金安老求婚公曰寧終身不娶不可入此門許安老久於郎署安老敗於歷三司有薦陳復昌公抗言這漢奸魁也輟坐席而焚之李芑爲贊成公劾之鄭順朋怫然遂與芑謀甚之乙巳鞫闕庭朴光佑與公同被榜掠發辭痛曰杖大於股何以堪公顏色不變曰梓宮近不可使哀楚之辭聞之每就訊不脫衣帶必向梓宮伏地芑張目曰若是則豈有救乎連二次公猶不死配竜川母夫人追及於路曰汝平生以忠直自任以此獲罪

何愧於心相持痛哭郎日卒籍家盡沒官家人無以掩屍
哭于屍傍夜半都中人士来會収合綿布三百餘疋以遺
之曰勿問我誰某葬之日嶺南士子百餘人来哭墓各有
賻不言姓名而去○仁廟在東宮時聞公以小學律身事
親有至行日送退饌于家時　東宮無嗣兩尹交軋誣
日積中外憂懼公大言曰兩殿慈孝無間設若無嗣當封
大君爲世弟以鎭國疑士類咸服○宣廟命復官錄用子孫
郭珣字｜伯瑜号警齋官司諫清白有大節乙巳與白
仁傑論斥寄首殞於杖下李灘叟曰郭公其直如矢　宣廟
朝贈職配牛淵書院

尹潔字長源号醒夫　中宗科修撰乙巳下安命世究為具思顔所告流慶源復昌請鞫杖項○彖淩亦以言元老罪死○初陳復昌與李芑締結方有左腹之寵特賜藍段帖裡又賜御書四大字復昌以其四大字為帳垂之開大宴名類皆會醒夫連倒大觥佯若不省即嘔於復昌之衣或問醒夫荅曰奸人之酒豈可留吾腹且其受賜衣不合奸人身上故吐之復昌聞而切齒遂搆殺之

安命世字景應輝之子為弘文著作秉筆直書芑大怒置極刑謏聞曰戊子以来史筆不嚴任意開局漏洩無忌奸人之嫁禍每出於此元衡輩聞名世之書法便生李克墩

之謀發局爲案置諸極刑萬古鈇鉞惟在史筆而亦不得
直書宇宙間正氣將寓何地耶痛矣
朴光佑字國耳密陽人己卯生員神武禍作日入闕号痛
被傷流血裂衣裹頭坐於都堂外上疏伸救亦文者簇立
李參判瀣金參知魯皆年少善書公事兩公把筆左酬右
應文辭湧出金李猶未及書後登乙酉科乙巳以司諫被
鞫配鳳山出敦義門而卒
李若水己卯名人若水弟也　中宗己卯以吏郎罷丁酉
叙己亥以韓山倅上疏請燕山魯山立後又論福城冤死
坐罷　明廟丁未壁書之禍賜死己酉子洪男誣告弟洪

亂成獄○扇若海副學丙午與長吟亭同禍以奴事柳濯不有國母為罪目

羅湜傑之子号長吟亭静庵門人乙巳杖流丙午以與李煇共倡擇賢之説賜死扇淑亦被禍○識小錄曰己卯士類敗後人家諱言小學近思錄許草堂曄少時於外家廢龕中見小學四卷盡毁袖初卷詣羅長吟亭請學公驚曰爾安得見此來耶因流涕○兄瀷字明源官翰林時有人貼書鍾樓刺安老專擢瀷書諸册忤安老坐罷嘗曰擢奸得志終必害士林没後九年乙巳禍伯仲皆不免

林亨秀字士遂号錦湖父畯武至二品公少登第能文章

善射御美風儀時称國兕官至兵使初以修撰出拜會寧
判官有時並日而食或日兼數人之飡曰為將者不可不
如是習性也芝峯說曰　中廟聞皇朝討建州徵兵於我
國以李芑為都元帥張彥良為副林亨秀以吏郎為從事
官以親老辭於芑〻答以言於副元帥亨秀詣彥良〻〻
戎服交猗而坐亨秀急具戎服與他從事行禮不敢一言
而退事寢後往見則彥良出迎于門○公忤元衡出牧濟
州元衡置酒以餞公素善飲元衡劝多酌公持杯昂然曰
公果不殺我〻當盡量元衡變色而止公竟賜死人謂執
孟之言激之也公以濟牧罷歸羅州家鄭彥慤以尹任黨

天元衡當殺之語倡言賜死金吾郎馳來公出跪聽傳旨
請入辭父母而死許之既入都事慮其訣別迡遲視之則
公只於庭下再拜而出其子年未十歲召戒曰勿學書復
召語曰不學則為無識人學書而勿應科也乃死或云都
事到門促公從容處家事曰漏盡鍾鳴命在頃刻故道此
事也莞爾而笑出就死權忠定撥在謫聞公死呼酒痛飲
曰此子亦死也失聲而哭○東閣雜記」曰姜知事暹朝
京路遇胡人問通事曰甫國林亨秀好人也甫國殺之云
然否通事無以答○野史曰洪暹杖流興陽到津頭赴舉
士子中有一人年最少相貌堂堂揚言衆中曰吾聞洪暹

士流今者被流必小人當國也吾輩安用應舉從此回鞭爭還呻楚中聞此不覺洒然徐聞其名乃亨秀也後左道京試官出詩題曰將渡錦江遇洪吏部南窗回舟有人論之曰人之慕名利猶魚之慕香餌也洪還不懲終取相位林亨秀不懲而應後試而被禍名利之欺人何異香餌之欺魚也逐睡篇曰公嘗與退溪同入書堂醉輒浩歌呼退溪字曰君亦知男子奇壯事乎大雪滿山着黑貂裘腰帶白羽箭臂掛千斤強弓乘鐵驄馬揮鞭馳入澗谷則長風生谷萬木震動忽有大豕驚起輒發矢引滿而射殪之下馬拔劍屠之斫老櫟焚之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点滴踞

胡床切而啖之以大銀捥快飲〻至醺然仰見峯雲成雪
片〻如錦飄洒醉面此中之味君知之乎君之所能只翰
墨小技耳遂擊節大笑溪每稱公之為人誦其言如是曰
真奇男子也死非其辜冤哉〻〇尤菴集曰林錦湖臨
命請於刑官曰朝廷賜自盡不必仰藥寧許就經也刑官
聽之遂入室穿壁使羅卒自外引之既而羅卒入見則一
枕貼壁而錦湖偃卧其側拊髀而笑曰平生善謔今日欲
終竟矣遂就經此雖非莊士家法亦可見豪爽氣槩矣又
曰與文純公同在湖堂侵謔狎談文純每只曰反消傍人
曰何乃至此錦湖曰非我如此則其孰敢焉然吾終不謂

景浩為好邪豈不能賢於東坡耶一座大笑〇退溪題公閑西行録詩曰狂胡射月邊塞壯士搜兵樂浪墟指頤威靈驅虎豹風流談笑發詩書海航病得龍王藥江閣吟窺帝子居唾手功名歸燕頷 太平容我老樊溪公寄荅曰高義吾君我未知書來情歎溢言餘本知下玉能成刖未必羊腸可覆車浮世宦情今已苦買山故計未應疎江梅開落誰相問萬里空傳尺素書

朶揲壽字眉叟號圭菴瑱清愉後孫西臯龜壽府 中宗科湖堂大憲謚文忠為人忠孝俱至幼喪母所伏苫席因淚亦腐燕巢廬幕其雛皆白人謂孝感與兄龜壽妹婿成

東洲悌元講學人謂三賢閭及立朝名重一世成希顏旧第在南山洞壑深邃公賃居之鄭林塘訪之公詩曰玉人乘月訪幽居柴戶推來樹影疎山醸甓開千日酒盤肴偶得八梢魚狂詩不敢傳驚俗清話方知勝讀書明日送君山下路小堂寥落似逃虛林塘次曰衙罷歸來訪索居一庭秋月正扶疎朝陽方見鳴祥鳳大壑還須縱巨魚抬蓋當門仍迎客竹窓留雪好看書孤舟不盡山陰興縱登雲梯擬躋虛鄭士龍甲光漢金麟厚林亨秀林億齡諸人唱酬成巨帙癸卯拜全伯首訪逸士屛去騶從蕭然若寒士甲辰赴京公之所寓不聞人聲中朝人稱為一斥水玉及

還　中廟賔天朝中洶〻咸以鎮浮靜俗非公不可拜都
憲　仁廟擢元衡工叅公劾之親曰勸止之公佯作射睡
聲不聽、明廟即位邪黨忌公正直指為浮薄領袖削官退
居清州壁書之袁李芑等會賓廳録罪人名占其當死者
至公名芑大点之順朋曰惜哉此原慤人也芑曰皷擇賢
之説者不死而何芑後語人曰余拚壽豈不是善人但行
大事不可拘小譬如作室修基則雖有好花好果不得不
芟治也賜死使者到門適其生日族親多會舉家号哭公
神色不亂沐浴冠帶取紙大書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書
付其子曰勿以我為戒勤讀戒酒色以慰九泉之瑰愧負

而生不如無愧而死致命之夜白氣如虹貫屋亘天累日年四十九將死日家人未及知朝命其家神主房内有閣閣聲怪而視之公父之主自下灵床至窓下以頭叩壁似作悶迫状○稱言曰圭庵之遭禍人謂愚君子嗚呼焉有君子而愚哉成東洲悌元公之妹兄金暘菴謹恭公之庶妹夫一何公之門萃聞人也○名臣録曰獜壽只是善人無經濟大才多被人欺不量時勢欲做三代事業群奸側目竟得重罪○遂聽篇曰宋貳相猉壽圭庵從弟也乙巳之變有人曰圭庵將不免奈何猉壽曰園中荊棘中有一朶梅則豈以傷梅不芟荊棘乎猉壽竟爲僞勲談者目之

以陷兄功臣云○浯溪記聞曰宋判書琪壽詣經筵其子應溉應洄亦同入侍講畢宋泣陳乙巳寃枉事悲動左右金鶴峯誠一以正言進曰琪壽在乙巳附擢奸錄僞勲及今聖明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若語欲得公論之名眞小人情状也琪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

李霖字仲望監司世應子世應以司諫論斥柳子光公登甲辰科乙巳以吏議言母后不得臨朝杖流丙午賜死南冥夢見詩曰與子樹下别比懷誰似之毀心猶未死只有半邊皮○兄震字伯潤登第歷臺諫卒

沈岑字天老以咸鏡都事奉箋來京語人曰主上幼冲女

主臨朝何以為國其妻娚金明胤倡言於朝寵之丁未為
鄭彥慤所搆拷死
白仁傑字士偉號休庵益堅于靜庵門人　中宗科官叅
贊　宣廟己卯卒年八十三燕山甲子撤民家公八歲出
拜中使應對如成人中使異之曰吾當免甬家稍長慨然
志道從金大成提講學就靜菴師之及登科時輩以己卯
人詆之擯屬成均明年授檢閱乙巳公以獻納劾臺諫不
為論密旨至夜獨啓不已文定下公于獄鄭北窓言于其
父順朋曰白某見殺父得罪萬世矣順朋救之得釋丁未
壁書獄謫安邊公與許磁交厚寄書初下磁貸公竟不從

磁執公手曰明日子為君子余為小人之日也元衡敗後
拜揚州民尸祝而歌曰白雪之白與君同白心乎仁矣胡
不為傑南還二十餘年 宣庙丙寅始復爵乙巳諸人在
世者唯公與盧穌齊大加超擢○仁順王后問垂簾久近
公以大諫進曰嗣君不至幼冲女主不可久聽政 仁順
不悅未幾撤簾陞大憲 上教曰卿忠誠貫日月節義凌
氷雪云庚午公以兵判請伸乙巳己酉黨籍從祀靜菴招
迎退溪○庚午公拜都憲洛下喧傳曰公將論朝貴公曰
恨我不早退卽弃官故家無甔石居第菫庇風雨 上特
賜米菽公分賜鄉黨曰榮君賜也及卒鄭松江輓曰孤忠

一代無雙士獻納三更狮啓人山嶽降精生此老歸天應
復作星辰○石潭日記曰成渾嘗言白公之才譬如圍碁
有時高着可謂國手有時亂着非可時之才也又曰仁傑
素服李浚慶每以士類之不附浚慶爲恨且不取竒大升
沈義謙每對人揚其過士類疑之李元慶者浚慶從弟也
失職怏怏上舅鄭昌瑞欲攬權勢相與謀欲攻朴淳李後
白吳謙等元慶欲籍仁傑及浚慶爲聲勢每謁仁傑慕揚
淳等過失仁傑衰老不能辨是非仁傑見盧守愼曰士林
年少者氣頗盛抑制之守愼止之李霽者得元慶遺昌瑞
書示沈義謙兄仁謙其書云先見領樞次見士偉此事今

明當義內通速畜也於是物議囂然以為仁傑將害士林浚慶主之云云仁傑聞之大駭曰士類疑我至此乎歷見朴淳及權轍自明之仁傑乃啟或以仁傑受暗昧之謗必是老衰為群小所賣耳

權撥字仲虛號沖齋　中廟科官贊成　明廟戊申卒謚忠憲年七十二○中廟朝登第嘗論魯山燕山立後之議又與思齋極論芳碩芳蕃不宜絕祀之意議格不行及北門禍作坐罷十五年○退溪集曰陰厓李公耔痛己卯之禍書小錄權仲虛申大用調劑兩間冀不敗闕竟至於今日云然則公之在己卯可謂善處矣若夫乙巳之搢紳能

奮然出萬死犯雷霆鄭文鄧嘗稱公有不可奪之節去詎
不信歟○仁廟初陞資憲為貳成　明宗乙巳極諫尹任
柳灌柳仁淑不可罪且救白仁傑之下獄通夜草啓于婿
泣諫輒麾去之其啓有　大妃一婦人　殿下六尺孤寡
遂先朝大臣等語詰闕申光漢固止之晦齋亦驚曰事已
至此徒惹不測盡抹去危言公却坐抱膝曰刪改如此不
如不為之為愈也公與順朋分深順朋病告數月會議日
始出公迎謂曰令公亦何以來乎順朋色沮事定後語人
曰㐫類卽曰當了吾聞權某之言不覺背寒不復言云云尹
思翼啓曰大行大漸時臣語權撥宜急迎大君入內撥不

答矣公啓云有大臣在非所擅斷退詣賓廳許磁目視尹
曰公欲投擢公何耶擢公赤心朝廷所知尹面赤退無以
答壁書之獄公配泰川貽書于東輔曰范忠宣七十有萬
里之行汝父之罪寬典也負恩至此死即薄葬也行至用
安驛禁郎馳至一行驚哭公正色叱之至則移配朔州也
至碧蹄時晦齋配江界亦到公戲曰李貳相擢貳相一時
行何憐〻也咫尺不相見而行在謫卒　宣廟初伸雪贈
議政○粟谷劄曰李彥迪擢撥凶倘以二人並錄勳籍欲
援引於名賢以欺士林也
李彥迪初名迪　中宗命加彥字〻復古号晦齋又号紫

溪翁甲戌文科官賛成　明宗癸丑卒于謫年六十三
宣廟朝贈領相謚文元光海庚戌從祀文廟○中宗庚寅
拜司諫時金安老在屛嵓沈彥光等欲引用安老爲東宮
羽翼公曰安老得志誤國必矣彥光曰李某在朝安老不
得入矣遂劾罷之安老誅後公以直學陞叅知○戊戌以
全尹上疏累千言　上嘆曰直德秀無以過矣命傳示
東宮特陞兵叅及　仁廟即位公取伊川格言条錄以進
明宗忠順堂會議時先生進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彼
專心於　大行王者豈宜深罪聞者縮頸及錄勳累辭不
得李芑啓曰彥迪爲全尹時疏以輔養東宮爲言東宮失

火推其所自出　主上即位書上十条繫人主手足與仁
淑交結共為之臣以贓吏婿不得顯職彥廻解之於臣有
恩臣為國不詐私云〻大憲尹元衡持平陳復昌繼之公
削奪勳爵公為嶺伯時語都事李天啓曰李芑必作相終
禍士林及芑入相天啓劾之芑以此尤憾云○丁未加罪
安置江界家人呼泣先生笑語如常屬家人曰好侍大夫人
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明年遭艱乃以還衣服設位攀号
以益三年一日御使李無強疾馳入一府驚怖先生不為
動正衣冠坐而看書○丙辰丁巳録曰復古公謫江界值
寒衣薄同知張世豪使燕還道遇以狐裘贈其時故旧莫

敢問唯恐禍及張乃武夫又無昔日之分能行所難之事宜復古之良而不辭以成其美也在江界七年而卒○所著有奉先雜儀求仁錄進學八規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中庸九經衍義○乙巳先生欲周旋陰救士類故不能直言匡救而迫於權奸位推官拷訊善類郭珣被刑仰見嘆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之手乎○月汀漫筆曰白四宰仁傑每語忠順堂事曰晦齋其時只合不參其對一死而已何忍與李芑輩一時同對乎慕齋若在世則有死而已決不參於其對也○石潭日記曰李文元只是忠孝之人多讀古書善著述耳居家不能遠不正之色立朝不能任行

道之責乙巳之亂不能直言抗節乃至累佐推官叅録僞
勲雖竟得罪顙亦泚矣烏可以道學推之哉然其賢亦不
可多得斯人之不容宣不惜哉又曰權李二公平生行檢
權固不及於李臨難抗節則李讓於權或以為李優於權
吾不信也○柳西崖集曰世人徒見權忠定論救被罪之
人而晦齋不言似欠忠直然先生之啓曰事必光明正大
不然恐有士林之禍其言痛切又忠定之疏所不及也夫
諫於君有時不敢盡以存隨時之義亦理勢之不得已也
晦齋雖不明言鳳城之冤以譏邪戚里孝惸堯舜極言之
無非為鳳城地也李叔獻議晦齋有不滿之意春秋為賢

者諱詆訾先賢寧非可憂耶青野漫輯曰使晦齋當日拯言誠如權句兩老反有害而無益則猶不能奉身而退乎身為大臣目見兩王子三大臣及一時忠賢駢首就戮而莫之救又不能退竟忝僞勲然而曰不敢盡言以存隨時之義乎西崖不此之憂反憂槖谷之不滿為世道憂此西崖之所以為西崖也○正嫡無子以孫子應仁為後旁室子全仁矣

權應昌字景遇官忝判丁未被謫弟應挺字士遇官三品丁未亦被竄庶弟應仁字士元號松溪文章名世題山居律曰結屋依青嶂携瓶識碧潾逕因穿竹細籬為見山低

挑石中粘蘚栽花屐印泥繁華夢不到閒味在幽棲
金鸞祥字季應侃之子官大司諫乙巳以正言罷丁未安
置南海丁卯以學問可備經筵三公啓叙官◯盧蘇齋挽
詩曰珍島通南海丹陽近始安風霜十載外雨露兩朝間白髮
驚春晩青雲保歲寒東風丈夫淚一洒在桐山
閔起文字叔道號操菴官監司公弱冠中司馬時有陳宇
與公齊名金安老聞公一隊有名欲令出其門下遣其子
請交公不肯宇嘗斥言安老惡安老嗾其黨遂置宇極典
公配洪山安老誅放還庚子登科爲持平壁書之禍付處
辛亥放還乙丑起爲大司成會吳健奉使越疆被劾罷公

主其論右健者齡之久擯散地而卒
柳希春字仁仲号眉岩金慕斋門人　中宗科吏叅謚文
節○妻崔氏與林百齡手從乙巳一會數日前林簡招公
言密告曰傾之芳華送之蓮彬君称不爲老親計乎公変色
不交一辞而還公之寓與金光準居相比金密語曰宮中
驚疑不可不奉承其意公盛氣責之羣憾合勢公安置濟
州以公居海南鄉近移配鍾城眉岩其谷名也盧穌斋寄
詩曰海南八十偏親在塞北三千獨子行縱有丹青不能
畫賴教吾説此間情居鍾城十九年夫人能文章称行從
之詩曰行行遂至磨天嶺東海無涯鏡面平萬里婦人何

事到三從義重一身輕○識小錄曰金河西未第時在泮
中病瘧人不敢傾見眉庵爲館官惜其人舁置其寓晝夜
救視得更甦及眉庵寵鍾成有一子駿甚河西將贅之一
家以爲不可不聽而諧其婚人而多之○宣廟元年命釋
乙巳謫人公及盧相守愼皆擢用　上潛邸時學於公
上曰予之進學資於希春者多矣　宣廟初開筵眉岩以
副學入侍講詩碩鼠篇　上曰鼠乃賤物何居六甲首對
曰鼠前足四爪後足五爪陰陽相半故取夜半陰盡陽生
之義以子爲十二時之首矣　上深異之
宋希奎字天章號御溪翁 文治 老兒時受業於都佐郞衛

朝往夕返值昏忽有松林中一老嫗呼公名狀若戚讋迫
而視之面大滿於雉真怪鬼也公篤身直前欲毆之其形
漸縮頎見雉面雉上而己自少勇強類此凡五歷邑吏民
莫敢欺其牧商山時金光準任其境羅織無辜禍及煮豆
公明卞曲直以此忤丁未之變竟中含射初乙巳金光準
閔有仁倡之以利啉之以威許磁則曰內言如此庸可勉
從公終始一心不貳猶人丁未竄高山五載放還優遊由
里六七年而卒孝莊星州祠
李湛字仲久号靜存齋柳西峰藕門人天文等數射御書
畫靡不致意以持平駁李芑相乙巳削官丁未壁書變被

竄 明宗末年刪奸訖然丁卯復爲應教至副學卒

丁熿号游軒世明子性至孝乙巳爲舍人以皷扇浮薄與蘇齋連名貶配昆陽戊申移巨濟在謫十五年卒著負暄錄壯行通考各十卷○兄熿字晦甫官都事居憂毁歿

鄭滋字敏古松江弟也受業於金慕齋有妹二一則 仁宗淑儀一則瑠妻也瑠之逬也滋受刑流光陽丁未移慶源路經東郊母夫人往訣解親屬小衣〻之曰征役服毋衣而往則速還相抱痛哭在謫憤懣而死父惟沉亦杖流臺啓然淑儀

宋純仁字遂禮號企村官叅贊庚戌以締結具壽聃皷生

異議臺啓被謫及李芑羅相復叙官世称新平先生栽松
竹等亭扁曰俛仰㝹豹一斑曰先君子次亭上韻氣量江
河吸衆川高懷應在古人前忠輸魏闕形容老夢繞莬裘
歲月連松竹一亭饒勝槩湖山百里足風烟此間合着儒
仙住勝事他年八亟傳
○乙巳以後寃罪伸雪事實○明宗末年丁卯郡守鄭復始
疏請雪乙巳黨人之罪○上怒甚人心尤懼以復始為不知
時務　宣祖元年因冬雷還給泉猶壽等職盧守愼柳希春
金鸞祥等復官收用金明胤削奪庚午兵叅白仁傑疏請雪
乙巳己酉寃領相李浚慶曰乙巳事不可輕議於是衆情憤

莬浚慶見物議難抑乃率東西壁請雪丁未己酉之冤削李芑鄭彦慤官猶未擧乙巳明日三司請雪乙巳冤始削鄭順朋林百齡官猶未擧僞勲明日三公率百官庭請削僞勲乃命伸雪柳灌柳仁淑復名百司叫閤凡七朔竟不得削勲○石潭日記曰竟不蒙允其故有四大臣含糊不明言以致

主上難於猝改先朝事一也大臣以尹任事不可論似若以任爲實謀反者

主上不能無疑二也當初陳啓不直請削勲辭旨回互

主上知大臣廹於下情而非其本心三也原從之録太半是内入族根詐于

慈殿及以公論爲負

先王 主上難於擅斷四也○丁丑六月 恭懿大妃不豫請

于 上欲還給柳灌柳仁淑尹任桂林瑠職牒 上重之間
于大臣林轍等大臣依違不盡言 上只命給柳灌仁淑職
牒於是三司交章請削僞勳不允玉堂劄略曰尹任鹿鄙無
狀濫侍宮禁誅之固不足惜而叛逆之事案無形迹況柳灌
之盡心國事柳仁淑之好善愛士豈有毫末疑哉鳳城之死
出於明流之讒口壁書之禍生於虔懿之毒手忠州之獄始
於同氣之鬩牆成於元凶之鍛鍊此所以吉夷者接踵善人
無孑遺矣 明宗大王少無失德而臨御二十年天心未豫
災異荐臻豈非大冤未雪以至此極 明廟末年天啓 聖
衷惕然覺悟漸啓伸雪之端方欲遄捐睿志未就云云栗谷

所製也○恭懿疾甚時廷臣請削勳百官庭請亦久不允
大妃慊此心熱益重盖乙巳奸黨曾誣大妃陰主尹任謀
逆故 大妃寃痛故也世傳初 文定侵辱 恭懿無所不
至日徵好餅五輿搖地埋之 恭懿至於斷髮市物憂惱苦
境不言可想云○逐睡篇曰 榮靖國妃恭懿后也宮女之被誣
者六人即日驅出內庭捉胥而殺之其意盖欲言及 國妃
則將以不測之禍加於 國妃也六人到死無一言錯亂
壼德之下及婢隸嗚呼至矣○石潭日記曰 恭懿大漸時
宮人多原從族黨怨 大妃欲削勳每於 上前白大妃疾
不至劇一日 上進見曰削勳 先朝重事不敢擅改不能

從外朝之請心甚未安　大妃連呼不敢曰國家大事何為
未亡人輕改乎　上退未及階　大妃發聲痛哭　上聞之
取席坐於階下抑首良久謂老宮人曰吾在家食祿足以安
過一生不幸至此遭難處之事也幾隕淚居數日　大妃疾
革嘆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也言已手足冷宮人走報　上
進見則疾不可為　中宮亦至相對泣涕　上白大妃曰當
削勳矣　大妃色喜而目隨瞑　上請開目則　大妃不能
視　上退後脉復生遣人謝曰上恩罔極不知所報　上命
削僞勳復尹任瑠官自古勳籍之虛僞未有如乙巳者也
恭懿坐受誣辱三十餘年豈一日忘於心哉及其疾病彌留

廷議甚盛自 上不能快從疾已不可救然後始惻慈承順
而翌日薨逝哀哉○傳旨曰尹任顧命大臣柳灌惟幄名卿
柳仁淑盡心王室順朋之徒左右長奸謀危社稷之說震驚
宮掖之變可勝痛哉今玆伸雪欲爲 先王明其初不與知
之事也爲 文定明其見欺奸凶之狀爲 恭懿洗其厚被
曖昧之辱也并滌其逆黨之名還其籍沒之財云云成大谷
詩曰事往嗟何及懷賢淚滿衣波乾龍爛死松倒鶴驚飛地
下亡恩怨人間說是非仰瞻黃道日誰得掩光輝乙巳被罪
家聞皆痛哭○趙重峯疏云李彦迪之下好献忠擢擻之臨
危盡言白仁傑安命世之危言直筆可以砥柱頹波成守琛

知有己卯之難而隱於城市成運身遭鴒原之痛藏於報恩李
滉心傷同氣之被禍退居禮安林億齡駭見百齡之戕賢棲
遲外服徐敬德之避于花潭金麟厚之絶意名宦曹植李恒
之尚棲海隅鄭之雲之逃名麴蘖者莫非己卯乙巳之禍有
以激之也成悌元親覩宋麟壽之慘禍則婆娑末班恢諧終
保李之菡目見安命世之赴市則周流海島佯狂逃世是皆
廊廟大材濟世高手鴻飛脫弋枯落岩穴自餘名流不還則
戮血流生灵禍纏宗社至於元衡芑而極矣云云 ○ 象村稿
曰乙巳之禍至 明廟末年始解 穆陵即位之十一年丁
丑削僞勳亦可以慰 仁廟在天之靈矣乙巳遺人白公仁

傑盧公守愼李公湛閔公起文金公鸞祥柳公希春若干人
皆位於朝或公或卿或館閣方伯蔚爲世用　穆陵初年之治爲
我朝之冠矣